

茅草，也能攀緣；捨狝猴善於掩蓋，僅在一個馬尾似的岩穴中，也能潛匿。同樣地，這現世的近視也很會躲藏、會攀緣、會掩蓋，一個人哪怕他具備學問、戒德、菩提心三者，或聞、思、修三者，或自己以為所應捨的都捨了，但是，仍可能成為一個現世的近視者。

## 五

還有：月亮、畜勝、不俱有。

傳說：在爍地方的山谷裏，一個人死了兒子，說是被月亮損害的，於是他說：「我要報月亮的仇。」十四晚上，月亮出現在大地的山頂上，他心想月亮就在那裏；十五晚上，他帶著弓箭剛奔到山頂，哪知月亮跑到那邊去了。於是他說：「喂！一定是這些放牛娃給了月亮的信。」同樣地，我們雖然天天在修佛法，但我們的聞、思、修等任何所作，仍與佛法毫不相干漸漸地遠去了。因此，霞惹瓦說：「對於現世起常執的人，縱然有一百種功德，也還是在向一個過失的底下鑽，到後來，是什麼利益也不會有的。由此，貪戀現世的快樂而不顧將來利益的人，與畜生無異，縱使抉擇佛地以內的事，也沒有用。」博朵瓦說：「人們只顧現世的吃喝問題，而不顧將來的問題，在他們，死的恐怖比饑餓的恐怖簡直小到沒有。」

如果認為會享受現世一切，就是精明強幹，則畜生還有比我們超過的。傳說野鼠能在窩

上造天窗，蛇進來了，牠就跑到那個天窗去，回頭咬著蛇的腰部以至於殺死。還有，哲的札矯地方，烏鴉報貓頭鷹的仇；嘉那個地方的犛牛，禿頭的和有角的作鬥爭；喜雀追烏鴉而請援兵等都是。至於保護親屬和子女等呢？畜生也比較善巧；現見牠們在一個月，父子就能一般大。看吧！老鼠、燕子、蜜蜂等，都很會儲蓄，也很有技巧。因此，如果唯現世的利益是圖而不能發現別的，那麼，所謂「士夫」或「人」的名義就完全失掉了。

現世享樂不捨而又能修行佛法，二者是不能俱有的；絕不可能把一張羊皮割去一塊作別的質料而同時又做成水袋。薩本達說：「用很大的方便使現世的享樂不失，同時又希望畢竟安樂的解脫，這種愚痴的貪求，簡直頑笨到極點！因而應該努力放下現世來修行菩提。」法王子也說：「仁波切！往昔修積百福所成的這個暇滿所依的身子，將來是很難得到的；因此，應該用作渡出廣大苦海的船，不要把它無意義地糟蹋了。」法王塞巴說：「要把佛法和現世的『欲心所』弄成平等無二，誰也做不到，那些希望做到的人，無疑是在自己欺誑自己；誰碰見了我，除此所說，也再沒有別的；因此，各宜隨處勤修身語之善。」這是法王塞巴在關房門上貼的告示。「寶積經」裏也說：「一切法如緣，唯隨欲所轉，何人發何願，如彼果得成。」「入行論」也說：「佛說『勝解』是，一切善品根。」佛除了說自己把心樁釘在哪裏，就能得到與所希望、所理解和所思願相同的果報以外，從未說因為偶然修一點下劣

的事，就能成就殊勝法。現見三種士夫、三乘等一切，也唯是欲和發心的差別。所以，如果我們把心樁釘在現在的五欲上面，而在那上面去欲求、理解，為它操心，而在那上面去怎樣好就怎樣作，那末，僅僅將來的利益還不會實現，何況菩提呢！這樣，將來墮地獄之類，也是因有過去的業和臨終時心中熱騰騰的猛利的貪欲，才頓然去到地獄的火中的。現見一切雜染事情，都是由猛利的欲望多多地積業而成功的。因此，不棄捨這現世的五欲是完全沒有辦法的。

文殊菩薩對宗喀巴說得好：「如果不首先發出離心厭患整個生死，則聞、思、修等任何所作，一切不外生死和惡趣的因；故生起次第、圓滿次第等雖然高深，但必須暫時擱下來，未生出離心，絕不放棄任何努力使它生起。」措普那札瓦說：「如果不知道生命像水泡一樣，不至心地念無常，雖能修很多善品，也是現世的工具；如果不知道名利虛幻，不拋棄偉大感，別人縱然認為頂好，也是現時八法的奴隸；如果不能毅然拋棄現世的享受，無論努力作怎樣地善事，將來也只能空拳赤身地去，咳！那時將何以往後世呢？如果不了解生死的過患，沒有捨棄五欲，則無論吹得怎樣厲害，也是現時諂誑虛偽之流。」阿底峽也說：「我的貢巴仁卿喇嘛說是要修行，但如果修的時候這樣想：因為修行，可以招來很多匹布和整包包的茶等等，那末，怎麼修也是罪行；如果修的時候這樣想：我要出離生死海的邊際，要播

下大菩提的種子。那末，僅僅這一想的福報，虛空也就容納不下了。」法王子說：「仁卿祝！為了現世的親朋和仇怨而發起貪和瞋，而積集財產和招聚眷屬，但是，眷屬和財產是不能隨行的，只有業、果和苦痛要自己獨自去感受。大梵、帝釋、轉輪聖王等雖然得到世間的樂果，但並不堅固，而且沒有死後不墮惡趣的把握；因此，你應該努力厭患生死啊！」這是他對自己的教誡，我們大家也必須了解它。

甲瓦·漾滾巴說：「總而言之，士夫們！人們只喜歡高深的法門，不滿意低下的法門；什麼空呀空呀、無呀無呀、高呀高呀，非常喜歡，而不樂意與補特伽羅修證的程度相稱的法門。法是大圓滿沒有用，必須補特伽羅到了大圓滿的程度。這類人，說法值馬價而有餘，其人則值狗價而不足。單是法說得到家，而自己並不修行，這就和把戲的歌唱、鸚鵡的唸誦沒有差別。我們所需要的是：對於法門，了解一個、了解兩個，就要拿來修行，知道一個、知道兩個，就要結合到自己的相續（身心——譯者注）。我們所不需要的是：法沒有在自己的相續出現；心與法像糝巴粉和水不相合一樣；在法和補特伽羅的中間存在了很大的空隙，連人也可以穿過；佛法像肺煮在鍋裏漂來漂去地在嘴巴上面浮著：因為這是完全不能得到法的利益的。有很多人非常驚扭，桀傲不馴地毫不聽話，到那個時候，他們是絕不能達到佛法要求的。我呢！是把『且第諾統』作為修行的中心的啊！」

甲塞仁波切說：「關於佛法解脫道上的障礙，再沒有比專門作「現世圓滿」的這個壞觀念大了；因此，應該徹底地斷掉它。聞、思、修三者，無論修哪一種，如果滲雜了這個壞觀念，就如百味飲食滲雜一些嘔吐的髒東西似地，無疑會把好的變成壞的。師、徒、朋友、親屬們相互諍鬥，而且不以一切罪惡、痛苦、惡名為可恥，反花很大的辛苦去追求享受，完全是被這個壞觀念驅策得沒有主宰；為了摧毀別人的盛事而盡身心努力地諍鬥，結果弄得自、他、現、後兩俱失敗，就是因為他的心裏鑽入了這個惡念魔；雖然手執聖教明炬，但仍在利養、恭敬、眷屬等事情上面諍鬥而走向罪惡的懸崖，只是因為他的眼睛被這個惡念翳障住了；多財雖能布施，但仍舊是為了追求名譽和眷屬等，使很大的布施只感得微劣的果報，這仍是被這個惡念霜所摧殘；雖然努力地持戒，但仍被名聞、利養等繩索網綁起來而不走解脫的道路，那能繫縛於生死牢獄裏面的枷鎖，也決定是操縱在這個惡念手裏；雖然長久地修定，但仍由貪瞋自讚毀他而諍鬥，越修奢摩他，心越不寂靜，也是由有這個惡念溝渠的源頭所致；雖然大家都知道病、魔、賊、仇人等是佛法的障礙，但如果自心是有堪能的，那末，這一切都將成為助伴，而這個惡念呢？才是決定障礙佛法的。現世的圓滿是很難成就的，即使成就了，自己也沒有自由享受的決定，而決定要到來的，卻是我自己的死亡。死的時候，財產、眷屬等是毫無所用的，而且因為要和它們離開，反而加倍地痛苦。我們必須如

此地深思熟慮，用最大的方便斷除對於現世的貪欲。」

## 六

「且第諾統」這個法門真是個深而又深的法門。所謂「深」，是指心難測度，慧難通達，是拔除痛苦、成就安樂的方法，其重要性在別的法門裏沒有，這才叫做深；且第諾統這一法門呢？正是難測度難通達的。

在印度，無論在唯識宗以下的那一個實事師面前，如果你說一切無實、自性空，他一定這樣想：「啊呀！這般的胡說，真是瘋狂了。」同樣地，一切貪著現世的受持十部聖教的格什、為千百個眾生禮拜的上師，能唸誦四部續典作百個灌頂的開壇師、以閉關和坐靜度時而修本尊和風脈的瑜伽師、大手印和能寂大圓滿的修持者，這些人，說來雖然像雷一般地響亮，但是，他們並沒有了解和通達這個法門。如果說必須捨掉現世的一切享受和快樂，他們心裏一定不能容忍，一定這樣想：「啊呀！這簡直是打胡亂說！」他們對此法門畏懼、恐怖和驚駭。如果發現別人棄捨現世的享受，他們還要說：「這種人真是愚痴，父母親戚等任何人的話都不聽，而甘願窮困潦倒地漂泊，只能把他算做傻瓜和不可栽培的人，我們以為，聞、思、修等等一切，任何作什麼，不能在現世受苦，而要在人羣中算一個很快樂的人，要